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憲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孟啓疆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

性理一

性命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别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

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但如今人説天非蒼蒼之謂據某看来亦捨不得這箇蒼蒼底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誥勑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語厚之昨晩説造化為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造化之理是形而上蜚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可學問天

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誥勑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作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禀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

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禀受於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

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前日

見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荅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僴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說得来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始得曰横渠文自如此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来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衹是承當得

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夭而已蓋死生脩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湏由我不由他了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

水傒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

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德命天理葢人生氣禀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禀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禀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

曰然以上語類十一條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来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為此語乃本物與无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為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窘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答林擇之

問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稟受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

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氣於天亦謂之性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命也答鄭子上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

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荅陳衛道

蘇氏曰聖人以為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偽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

則為偽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偽之本聖人又為之計度隱諱偽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為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

有道必不為是支離淫遁之辭也蘇氏易解辨○以上文集四條

性 人物之性

道即性性即道固只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作性因甚喚作道以下論性

性即理也在心喚作性在事喚作理

生之理謂性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

因看嵤等說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様物事必大錄此下云性畢竟無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程子性即理也此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来所以

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来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

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来作心說則不可令人往往以心来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必大録云若指有知覺者為性只是說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

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来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来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蔕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来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

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撲不破實自已上見得出来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将去實不曾就已上見得故多有差處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

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荅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荅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説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恁地做不柰何便是人欲奪了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閒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_{砥錄作反身而求}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

李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

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賛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之說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者便是

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来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峰以来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

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總龜山鄉人與之往来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省又往見之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賛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峰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来既曰賛歎

性好之辭便是性矣性本善矣側錄作便是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為贊歎之辭亦是說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来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

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

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況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奥言語亦大故誇逞某甞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説本是龜山與總老相遇

因論孟子說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總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為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

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本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

問横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

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
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
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臾
息故曰不能已
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
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来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内自
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
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

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以上語類十八條

問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答劉韜仲

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某竊謂極本窮原之善與善惡末流之善非有二也但以其發與未發言之有不同耳蓋未發之善只有此善而其發為善惡之善者亦此善也既發之後乃有不善以雜焉而其所謂善者

即極本窮原之發耳叢書所謂無為之時性動之後者既得之矣而又曰性善之善非善惡之善則某竊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學者之疑也與郭沖晦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

德為本而彼衆德為末耳今曰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答何叔京

来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某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来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

可駁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多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荅何叔京

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别感有内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

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葢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别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别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荅馮作肅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来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葢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某之所疑者也荅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某詳味此

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

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某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

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静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静狀性也答胡廣仲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静為天性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静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

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别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

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藴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藴而性之真也與如此則文義備矣記荅胡廣仲論性稾後

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

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答劉叔文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為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為錯認精神魂魄為性非為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

是見得未分明也答潘恭叔

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湏常省察持守耳答汪清卿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藴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禀而

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葢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禀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為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為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為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為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為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祖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答姜叔權

問明道曰葢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纔說性

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曰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禀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禀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為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為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答吴伯豐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畧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

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為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答汪

長孺

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幷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答胡季随

性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

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静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禀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答方賔王

性者道之形體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以此考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答方賔王

示諭性氣之説甚善但則者人之所以循乎天循字恐未安葢則之一字方是人之所受乎天者至於所謂養以之福乃所謂循乎天耳西銘天地之塞似亦著

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水火木金土耳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答黄道夫

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老佛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

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来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亦非

有牆壁遮攔分别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来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来但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答林德久

張氏云天命之謂性第賛性之可貴耳未見人收之為已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為已物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義理之本原非但賛其可貴而已性

亦何待於人賛其貴耶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此可謂庶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既謂之性則固已自人所受而言之今曰未為己物則是天之生是人也未以此與之而置之他所必是人者自起而收之而後得以為己物也不知未得此性之前其為人也孰使之呼吸食息於天地之間以收此性且夫性者又豈塊然一物寓於一處可摶而置之軀殼之中耶仁義禮智性之所有與性為體

者也今曰體為己物然後入於仁義禮智之中則是四者逆設於此而後性来於彼也不知方性之未入也是四者又何自而来哉張無垢中庸觧辯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某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賔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者果何物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南軒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著下數語則為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某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為

無害也胡子知言疑義○以上文集二十二條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以下論人物之性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人物之生其賦性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

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先生荅黄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説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説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絶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言其

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相乳之類

温公集載他家一猫又更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

靈於他物只不會説話而已
天地間非特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
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
柎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
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
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
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緼交感萬變
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

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

為知覺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為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

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以是觀之尚何疑
哉有以集註或問異同為疑者荅之如此未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
此者亦已畧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别
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
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禀所昏反不能如物之
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

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㸃便却汎汎所以易昏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堦云堦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麽木則是甚麽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曽生箇筆人把

兎豪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
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
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
者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
黿獺之類是也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

氣木是得陽氣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惟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臘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

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横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

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黄喫著便會瀉附子喫著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来炮湯喫也㷮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以上語類十七條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横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盖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别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閒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

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説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

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来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别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

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来諭木燒為灰人隂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絶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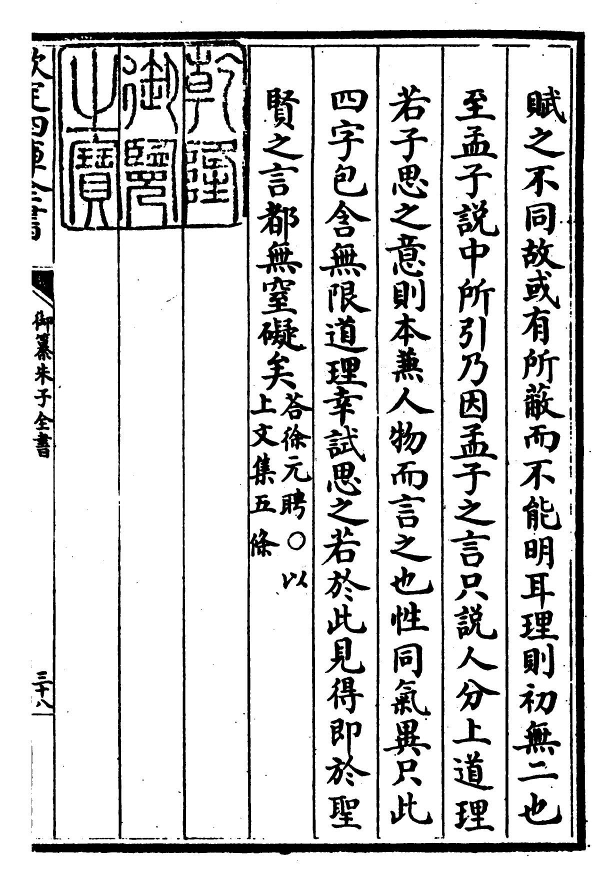
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答余方叔

才卿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為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

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之却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為此道也答陳才卿

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温公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為形所拘耳亦可悲也答李孝述

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禀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禀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承諭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内一章首云子思子曰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者是也



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答徐元聘○以上文集五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憲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孟啓疆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命才附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寛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滚同

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隠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

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禀得氣如何
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
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
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
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来接一接
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
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
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

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寛而栗等九徳皆是論反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匡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當謂寛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没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来蔽錮少者發出来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

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禀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清又問孟

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禀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丁復之曰先生解中庸大本云云　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說人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来便惡底此

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工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来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

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
道氣禀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禀之害只
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
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
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責
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源之性孔子言性相
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

謂性不知是極本窮源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亞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

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

問却有生出来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

理寓於氣了日用閒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呌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麤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人則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

人大體本清故異於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禀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泠水中禀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禀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别曰仁

獸曰義獸是也

或問氣禀有清濁不同曰氣禀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人性雖同禀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

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氣禀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

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禀也是利害昏了又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

性冷此是兼氣質與所禀之理而言否曰然

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如性習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止是二程先生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便有此意漢魏以来忽生文中子已不多

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䕫錄云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說性便在氣禀上禀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

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

更沒分曉矣

須是去分别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

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

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

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

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

處方能自别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

自家都一般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脉却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禀之性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氣禀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曰適所問乃南軒之論曰

敬夫議論出得太早多有差舛此閒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為拒之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處先生所荅記得不切不敢錄次夜再問别錄在後又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

性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荅後來子細看此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為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脉不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性多說著氣如佛氏亦只是

認知覺作用為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觀二家之說似亦不執著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大曰不是要形容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斜物何故程先生論性只云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真有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

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復問昨夜問生之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纔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稟時說已稟時說曰就已稟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别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别曰此是夾習說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竊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是本来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生字說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泳曰恐只是都說做性泳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緣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将沙

石在笕中上面傾水從笕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汚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一節是就本来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荅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聞蔡季通問康叔臨云凡物有兩端惻隱為仁之端是頭端是尾端叔臨以為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

云不須如此分曰公如何說曰惻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纔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如此則人不可不加

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强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牴牾曰這般所在難說卒乍理會未得某舊時所看亦自疑

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著工夫子細看莫據已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為異方得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

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而靜上面不通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

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以上語類二十六條

問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禀然心不能不隨氣禀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惟為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

子論三子蓋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惻隱羞惡辭讓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道而不願學也答朱飛卿

問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兩不相關不必說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無虧然

却繫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為氣質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為進退非以氣質亦為性命也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荅鄭子上

問横渠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横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

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荅林德久)

問或問曰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於愚人之與物相與懸絶而不能同耳煇竊詳此段所説氣質物欲分聖愚人物處似覺可疑若以清濁分聖愚偏正分人物則物欲厚薄淺深一句復將何指若謂指聖愚則聖人無物欲之私若謂説人物則物又不可以淺深厚薄論未曉曰

清濁偏正等說乃本正蒙中語而呂博士中庸詳說又推明之然亦是將人物賢智愚不肖相對而分言之即須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別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横渠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若作有無則此一等人甚少難入群隊故只得且如此下語若以為疑則不若改聖字作賢字亦省得分

解而聖人自不妨超然出於其外也答李晦叔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

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禀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禀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内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

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答李孝述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

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答王子合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梏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氣偏則隔之耳

兩端之在身相為消長隨其多寡迭為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理反亂於氣矣故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命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曰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梏亡陷溺為言但德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禀耳答潘恭叔

孔孟言性之異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

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降衷人心之秉彞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宋深之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人生而靜是未發

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氣質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巳生之後雖曰巳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答嚴時亨

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

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説似若有異曰明道先生之言髙逺宏濶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答歐陽希遜

問人物未生時乃是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説方其人物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

雖則人生巳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義理之有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皆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巳不是性深恐啟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巳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

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曰此一段已詳於
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
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别作一格看可也荅嚴時亨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
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别是一物始得不可混
并說也江掾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
矣更切涵養為佳耳荅李晦叔
程子曰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

命物之禀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禀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禀止不可不謂之性也所禀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盖氣之流行性為之主

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蓋生之謂性止水流而就下也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緼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

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也○皆水也止各自出來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禀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禀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

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

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明道論性說○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叅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以上文集十四條

以下論命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離不得葢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

命

問先生説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僩觀之兩種皆似屬氣盖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為也曰固然性則命之理而已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

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温和稟得清高者便貴

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夀稟得衰頽薄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一本作衰落孤單者便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勑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別本云道理只一般氣

禀譬如俸給貴如官髙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夀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後來問顔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别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説謂

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隂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曽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閳一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

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牆之下則又非其正也

履之說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耶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髙底則

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顔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

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匀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雜或前或後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如何得均平且以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

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裏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裏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禀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禀得氣之英華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

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

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皐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

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揚錄云碩果不食之理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却有精神揚錄此下云今却詭詐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即定氣息未蘇了是大可憂也

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閒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盖天之始初命我如事

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禀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唤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禀得箇乖戾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

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身氣數止於此否曰是他禀

受得來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説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兩箇命有兼血氣説底有全説理底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若謂其有命却去巖牆之下立萬一倒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

横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此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絏非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

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剉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

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説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閒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来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耶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以上語類十九條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

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甞為儒則甞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倘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

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亷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夭壽固不貳矣必脩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贈徐端叔命序

問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

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重輕則當有以處此矣答朱飛卿

問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受生而有顔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或異然竊疑天地閒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者此氣也所以為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愚而壽顔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閒遇之難

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與詳味此説氣有清濁有長短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此説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

荅鄭子上○以上文集三條

問情與才何别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

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禀於天才禀於氣是也以下論才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

與才絶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别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

是以上語類三條

孟子程子所說才字之意不同既是聖賢之言後學如何便敢判斷但此事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便自見得而其所以為是非得失者亦不容無分别也如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是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而兩書之說亦不至甚相妨矣答林叔和

○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三